

宫尾登美子 / 著
孙智龄 / 译

平家物语 (一)

青龙之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平家物語



青龍之卷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家

宫尾登美子

孙智龄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母亲的影像·····	001
鲜鱼赠礼·····	008
赏樱游幸行列·····	015
唐皮铠甲·····	022
云上人·····	029
降雪之朝晨·····	036
右 手·····	043
萌黄緞铠甲·····	050
海上明月·····	057
常盘山庄午后·····	064
专横白河院·····	070
好色之君·····	077
仙洞御所之花·····	084
裤腰带·····	091
命定的皇子·····	098
白河院的末日·····	105
女院迟暮·····	111
清盛的方向·····	119
祇园女御·····	125
故母的死因·····	132
清盛的春天·····	138
结井小姐的酒窝·····	145

火烧女院御所·····	152
火灾日诞生·····	159
结井罹病·····	166
悲痛的日子·····	173
内大臣赖长·····	180
赌 棋·····	187
赎铜之刑·····	194
六波罗的新嫁娘·····	201
继嗣之人选·····	208
忠盛西去·····	215
后白河天皇诞生·····	222
蠢动的暗夜·····	230
风雨欲来·····	237
保元之战·····	244
上皇派败北·····	251
死刑复活·····	258
败战之将·····	265
战后的女人·····	272
美人姨妹·····	279
时子的美梦·····	286
西八条邸的姬君·····	293
信赖登场·····	300
战兆再现·····	307
清盛返京·····	315
平治之战·····	323
义朝的首级·····	331
赖朝的请命愿·····	338
清盛名列公卿·····	345
系谱·····	352
年表·····	359

母亲的影像

平安后期，第七十二代白河天皇的院政时代，保安四年一月，年仅五岁的崇德天皇登基，翌年四月改元天治。

天治元年闰二月初一正午时分，京都一带发生大地震，棚架上的物品几乎都给震落，人们吓得纷纷逃窜至街上，惊慌地等候地牛平息。

巨大的摇晃直到傍晚方才停歇，可怕的地鸣不绝于耳，物品就算没摔破也持续不断发出碰撞声；待街上恢复平静，已是二月八日的深夜。

这次受害情形虽不严重，家家户户清扫残瓦破片，也忙到十二日。这天，一大清早，鸭川东岸，位于六波罗的平忠盛邸开了北门，门内走出两名牵着一匹栗色骏马的少年。

走在马鼻头前方的少年，年值七岁，垂发，尚未戴乌帽子^①，正是日后的平清盛，当时的虎寿丸。紧随其后，手执马辔的则是十二岁的平盛国。盛国的父亲平季衡，从虎寿丸的祖父正盛那一代开始，便是家臣，直到前

① 武家男子成人礼时戴的袋形帽子。

阵子还一直住在六波罗邸的长屋里。

季衡家男丁兴旺，有子七人，个个都侍奉主家平氏，其中盛国更是打从懂事以来，就跟在虎寿丸身边寸步不离，两人虽是主从关系，却亲如兄弟。

他二人白天一同读书、习武，晚上也同床共枕，有时甚至无视上下主从分际，不讲情面地扭打、互殴，有时又如胶似漆地黏在一块儿说悄悄话。

这时期，父亲忠盛身旁的随从也日渐增加，六波罗邸的长屋里，挤满携家带眷的家臣。众人中，要说心气相投者，虎寿丸和盛国二人真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

这两人今天都沉默不语，一出北门，即照着昨夜忠盛的指示，朝川边上游的祇园社方向前去。川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不知是哪儿的花，落下了一两片花瓣，伴随着甜甜的香气漂了过来。京里正是春光烂漫的时节，虎寿丸的小脑袋里却装满昨夜父亲的一席话，以及正要前往拜访的对象。

昨晚，下人前来传话。

“老爷召唤。”

虎寿丸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又要挨骂了！想到昨天欺负了同父异母的弟弟，三岁的松寿丸，他不禁后悔不已。

忠盛前些时才初任右马权头越前守一职，由于公务繁忙，很少回家。难得在家时，传唤虎寿丸也多半是训斥。他经常盘着腿，边吃茶泡饭边数落：

“虎寿啊！你怎么老爱欺负弟弟？我告诫过你，不可以殴打家臣的孩子，不可以损毁物品，不可以与人争吵，不许杀生，不可大声喧哗。”

事事耳提面命，最后的结语总是：

“听好，虎寿，我再怎么唠叨，你都不肯读书。聪明的小孩，三岁都能背诵《论语》了。日后，武士光靠武术是不够的，你千万要时刻勉励于心啊！”

父亲的训斥总算结束。虽说不时的谆谆训诲，终能入耳，但训话已成父亲的习惯，虎寿丸难免左耳进右耳出的。

不过，今天传话的下人，样子有些异于往日。

“是去见父亲大人吧！至少换件衣裳再前去。”

乳母说着，拿出水干^①为虎寿丸换上，虎寿丸摆动双袖，小跑步穿过渡殿，来到父亲起居的正屋，不同以往，今天忠盛的旁边还坐着虎寿丸的继母宗子。

六波罗邸从祖父正盛在此建居以来，不但土地面积急速扩增，建筑物也相继盖起，宗子就住在北对屋^②。

可能是这原因，住在西对屋的虎寿丸平时很少见到继母。虎寿丸不知为何，对于这位继母，他始终拙于应对。宗子不像父亲忠盛老爱唠叨，更别说怒声叱喝了；而且，她也无微不至地尽了做母亲的本分，但虎寿丸只要一挨近她的身旁，就感觉一股寒气爬上脊梁。

尤其，当宗子怀了自己的骨肉生下松寿丸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表面上这位母亲大人虽然毫无异样，但即使亲密如盛国，虎寿丸也从未提及自己的感受。

虎寿丸双手扶地行礼，忠盛重新盘坐。

“你七岁了吧！”忠盛以慎重的口气说道，“七岁，对我此刻要说的话可能还不是很能理解。不过，日后你会明白的。因此，今天我必须让你知道这件事。”

忠盛打哑谜般说完后，看了一眼身旁的宗子。

“好。”他换了口气，说道，“你还记得三岁时，你生母去世的情形吗？”

虎寿丸听了一怔。

“不记得了。”虎寿丸嘴里这么回答，心想，这一天终于来了。

看着自己周围，不论是谁家的孩子，都有亲娘疼爱，唯有自己没有母亲怜惜，那炽焰般灼烫胸口的寂寞，是他唯一的记忆。不过，那是很久很

① 平安朝时，小孩元服前的盛装束。

② 以一家之主的寝殿为中心，北对屋是妻子的居所，孩子则分别住东西对屋。

久以前的事了。

母亲去世的事，也不知是谁告诉他的，只是隐约感到耳畔有女人低声啜泣。那究竟是谁？

“你母亲去世时正是炎炎夏日。霍乱四处蔓延。真是可怜，死得辛苦啊！”忠盛充满哀伤。

虎寿丸对生母的模糊记忆也仅止于此。忠盛微微颌首，继续说道：

“话说从头，你母亲名叫鹤羽，原是仙洞御所的侍女。经人介绍，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生下你。不过，仙院方面虽然赐假，我却未能迎接你母亲来六波罗同住。鹤羽寄住祇园社旁她姐姐的家中生下你，并定居下来。当时，我经常前往探视你们母子。

“你母亲是保安元年七月十二日去世的，那是蝉鸣唧唧的夏日午后。听说是要到东山祭拜双亲，只带了一名随身侍女，回来的路上，人就倒了，从此一病不起。”

忠盛打住话，脸往上仰，眼眶里闪着泪光，接着继续说道：

“我的第一任妻子，说什么也该把她接来六波罗住个两三天啊！可是，那时母亲大人因中风长期卧病，父亲正盛大人又忙着四处戡乱，实在不适合将身体羸弱的鹤羽接来同住。”

忠盛无限惋惜地述说着，虎寿丸似懂非懂，一旁的宗子则有些不耐烦，不时别过脸去。

“你母亲去世那年，你还未满三岁，仍在襁褓中，对缺少女人家的六波罗来说，的确不方便把你接过来。大伙正为此事伤神时，鹤羽的姐姐要求无论如何都要认你当养子。

“事实上，这位担任祇园女御^①的姐姐，是白河院^②第一受宠的女房，更是大权在握的女性——这种事你还不懂。一般人若想升官发达，只要讨

① 女御，在侍寝天皇的女官中位阶最高，仅次于中宫。

② 院，上皇、法皇、女院的尊称。

女御欢心，就能平步青云。因此，女御宅前总是门庭若市。不久前，女御大人才在祇园社建造佛堂，供奉阿弥陀佛，夸张的是，就为了一名女房的佛堂供养，大白天起，所有的殿上人^①全都列席参加。光看那等排场仪式、服饰装束之极尽奢华，至今人们仍议论不休呢！

“我们平家能有今天，除了靠我父亲正盛大人的尽忠职守，还少不了贵人的提拔，当时提拔父亲大人的，正是这位祇园女御大人。事情的缘由即是如此，后来你就成了女御大人的养子。这是何等荣幸的事啊！”

忠盛说完，看着一脸茫然的虎寿丸，又看了一眼妻子宗子。

“你还记得你这位母亲大人嫁到我们家的情形吧！那时虎寿丸你才四岁。”

“是，依稀记得。”

话虽如此，虎寿丸对当天晚上的事，却是印象再深刻不过了。

大概是婚礼当夜吧，忠盛在举行过交杯酒仪式后，为虎寿丸引见宗子。当时虎寿丸一看到宗子的脸，就吓得直发抖。若要问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宗子，即使上了厚厚一层妆，仍难掩双眉间一道深深的痘疤，就像以前看过的舞乐面具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陵王。

虎寿丸吓得不敢抬头，之后好长一段时日也都不敢接近宗子。

后来乳母告诉他，宗子在少女时，因染上痘疮而差点没命，多亏这道痘疤救了她，虎寿丸这才稍稍缓和对宗子的畏惧。然而，就算他年幼的心可以接受，但最初的印象却难以磨灭，尤其松寿丸出生后，母子间的距离更遥远了。

忠盛迎合宗子似的继续说：

“你母亲大人嫁到我们家后，听说你将成为别人的养子，便坚持要亲手扶养你长大，而女御大人正好也刚升上局，日后要她操心、忙碌的事还多着呢。于是，两人讨论的结果，就是把你接来六波罗。明白了吗？”

^① 被允许升殿之人。通常是官叙四五位以上的人才有资格。

这是虎寿丸打从出生以来，初次听到自己的身世，一时仿如置身梦里。

“今天对你说这番话，是因为女御大人与你分开后，终日忙着奉公，连馆舍都鲜少回来，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休假回来休息，她说好久没看到虎寿丸了，要你明天去馆舍找她。趁这次机会，你要好好向女御大人请安，让她看看你现在的模样。没问题吧？！”

忠盛这一问，仍身处梦境里的虎寿丸一惊。

“什么？我，我一个人吗？那该怎么请安才对呢？”虎寿丸不由得抬高音量。

“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前去，是吧，宗子，由你陪同前往是最好不过的事，正好让女御大人听听，这四年来你是如何辛苦带大虎寿丸的。”

对忠盛的提议，宗子只轻轻回了一声：“是。”

过了一会儿，宗子说道：

“话虽如此，但这次我还是不去的好。女御大人既是虎寿丸的养母，而我的身份，虽不称职，也是他的母亲，同时有两个母亲大人在，不是很尴尬吗？反而给女御大人添麻烦呢！”

“这点不用操心，女御大人想必也很想见见你。你就陪同前去吧！”

“不，不。”宗子坚持，她拉拢短上衣，视线落在微微凸起的下腹上，“我还是不去的好。这副丑样实在不宜见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继松寿丸之后，宗子又怀孕了。

“不过，为了明天虎寿丸少爷要被召见，我已事先为他准备好新衣裳。我想，这一天总会到来，所以将平日收藏的长绢改成水干，希望他能穿上一身无垢新衣去见女御大人。”

“真是太感谢你了。虎寿，快谢过母亲大人。”

忠盛顺着宗子的意思，不再执意要她陪同前往。

包括六波罗在内的鸭川东岸这一带，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意涵，其中又以“女御馆”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祇园社界一带，更是人们避而远之的

不祥场所。

为什么呢？原来，从祇园社往东山方向的道路，自古以来就是送葬队必经之地，而且这附近的鸭川河畔，常会出现罪犯或身份不明的弃尸。

住在祇园社附近的人家，大都经营与此相关的行业。所以大白天里，就算没什么事，小孩子一个人到处走动也教人担心，宗子在拒绝陪同前往的同时，灵机一动。

“让盛国陪同前往如何？那孩子也十二岁了，近来更是格外上进。论能力，他也让人放心。”

“是啊！盛国好。”

对宗子的建议，忠盛拍着膝盖，表示赞同。

鲜鱼赠礼

取代过去繁荣时期的东、西市集，京里的日用什物，现在由三条街、四条街、七条街等商街供应。商街由东到西串起，在这儿，你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其中，又以七条街最热闹，各色人群杂居，有本地人，也有外地来的，他们不仅是兜售货品，也有靠力气挣钱和替人跑腿办事的。

虎寿丸和盛国紧张地催促马儿前进，来到河边道路时，曙光乍现，两人和一群往七条街赶集的人匆匆擦身而过。

人群中，一个着黑衫衣裤的人，靠近二人，她就是以长寿著称、卖蒸饼的老婆婆。

老婆婆朝二人招手。

“这不是六波罗的少爷吗？今天的蒸饼可是加了特别的蜂蜜哦！要不要来一块吃吃看呀？瞧！刚出炉还热乎乎呢！”

受到老婆婆的招呼，盛国不由得从后头探视前方虎寿丸的反应。

虎寿丸虽回头看了一眼，却只是检查马背上绑鱼笼的红绳是否系牢，

仍然一语不发，而加紧脚步赶路。

那是前些时日的事，虎寿丸乳母那个大他一岁的儿子溜，不知怎的，把这位长寿婆婆从邸后门给招进来。他先是呼唤盛国，接着，虎寿丸也来了。善于招呼小孩的老婆婆，让孩子们并排坐在庭石上比赛吃蒸饼。

通常这种沿街叫卖的小贩，是不会被小孩子揽进家里来的。但那涂上厚厚一层蜂蜜、甜味入口即化的蒸饼，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人间珍味。

结果当然按年纪排序，盛国吞了七块，溜六块，虎寿丸五块，大伙吃得开心。胃足腹满后，罪恶感也拢上心头，先是溜，边摸着肚皮边颤抖地说：

“要是被发现了，我会被我母亲骂惨的！”

盛国和虎寿丸也跟着害怕起来，三人不约而同，“哇”的一声作鸟兽散。

当时蒸饼的钱，应该是溜的母亲，也就是虎寿丸的乳母代为偿付的。

话虽如此，打出娘胎以来，这首次尝到的甜美滋味，让三人往后碰面时，总要感慨一番：

“什么时候可以再悄悄带老婆婆来呢？”

然而今天，虎寿丸却丝毫不受老婆婆诱惑。眼前的物事才是首要之务——他的视线紧盯马背上的鱼笼不放。

他会这样，也是因为受到忠盛一再的告诫。

今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时，虎寿丸和盛国就被忠盛的大嗓门给唤醒：

“给女御大人的礼物，就献上我们家池里养的鲤鱼吧！女御大人最喜欢吃鲜鱼了。你们两个过来帮忙，把溜也一起找来。”

于是，在水池畔，四个男人各自手持木桶和竹挡准备抓鱼。

依忠盛的说法，鲤鱼在拂晓时分通常进入熟睡状态，因此，只要抓准时机用竹挡捞鱼，就可轻松得手。

“盛国，试试看！”一开始，忠盛命令道。

盛国立刻应声回道：

“我来。”

他迅速将裤管卷起到膝盖上，外套的两只袖子往后颈一缠，战战兢兢将双脚踏进池子。

朝靄弥漫的池面分外宁静，盛国探视水面，追踪鲤鱼的身影，忠盛在岸上也紧跟其后。

“看好，是条大鲤鱼，很肥美的鲤鱼啊！别给它逃了，要抓活的。”忠盛激励地说着。

似乎是照着忠盛的吩咐发现了鲤鱼，只见盛国悄悄将竹挡插进水池里。

岸上三人也迫不及待跑上前看，就在这时，盛国将捞到黑鲤鱼的竹挡往半空中抛去，鲤鱼顺势一个翻跃，跳出竹挡，掉落在草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溜一个箭步拿起棍棒，便往鲤鱼头上敲下去，鲤鱼被打中命脉似的，顿时瘫了身，一动也不动。

忠盛一看，怒斥道：

“蠢蛋！打死了鱼，还能做什么？女御大人喜欢的是鲜活的鲤鱼啊！”

一旁看着的虎寿丸说道：

“父亲大人，鱼只是昏过去。一会儿就会醒来了。”

“哦？”

忠盛俯身察看，果然，鱼鳃微微歛张着。

盛国也从池里爬了上来，说道：

“待会鱼要是醒来，活蹦乱跳的就碍手了。趁现在先把它捆好，放进鱼笼里吧。”

于是，他们决定趁着鲤鱼还活生生时，送到女御大人府邸。

赠礼有了，接着虎寿丸换过新衣裳。临出发前，再一次到忠盛跟前练习如何请安。

首先是问候对方近况。

“母亲大人气色红润，是再好不过的事。前日地震，不知一切可安好无恙？”

之后接着说：

“这次承蒙召见，实在感激不尽。父亲忠盛要我代为转达他对您的感谢之意。”

然后鞠躬，最后再说：

“今天特献上我家池塘里的鲤鱼一尾，尚请哂纳。”

视线和手，朝向盛国捧着的鱼笼指去，这动作也反复练习了好几回。

武士总有一天要上战场迎敌，届时如何报出自己的姓名，也是一种言语作战方式，尤其是，必须把祖上的彪炳功勋宣扬一番，因此平日的招呼应对和口头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

虎寿丸也是从小就被训练说话时不能语塞或结巴，要姿态堂堂地发言，气势要慑服对方或教对方感到惊叹。此刻，他更是大声朗读，忠盛听完，苦笑道：

“虽然还差了点，不过也可以了。小孩子的口头招呼，女御大人应该也是笑着听听就罢了。”

对虎寿丸来说，要去见个这么费事请安的人，这还是头一回。除了不能出错，对方更是他必须尊称为母亲大人、于他有大恩的女性。想到这些，眼前的蒸饼又怎能打动他的心呢！

二人就这么不交一语，由河边道路转进祇园社的方向。往前走一段路，绕过乌樟树篱，眼前便出现一看即知是名门贵族的别墅一隅。

虎寿丸停下脚步。

“盛国，是这里吧！”

确认后，虎寿丸站在风雅的大和打门^①前大声招呼。

没多久，一名下人出来问候之后，将栗毛马拴在马柱上，领着虎寿丸来到西对屋，盛国则在西对屋的庭院里单膝着地，等候女御到来。

虎寿丸握着拳，睁大双眼环视室内摆设。

① 以木板一块块交互重叠，再以横木内外固定的门样式。